

開放文學－社會奇情－淚珠緣
第十四回 情公子撮合小鴛鴦 婉姐兒邀賞大富貴

卻說寶珠和裊煙說了出來，逕到穿堂上喊了花農，同到園裡來。花農並不知道什麼，一路的湊趣兒說好聽話，寶珠隨口應著，經由石橋走到洗翠亭。叫花農開了門，便進去向炕上坐下，半晌不語。花農弄得不懂起來。忽寶珠放下臉道：「狗才！還不給我跪下！」花農見寶珠生氣，都管是沒什麼好意思的，便連忙跪下道：「奴才沒乾錯了事兒，爺怎麼生氣了？」寶珠哼了聲道：「你還強嘴呢？給我打二十個嘴巴子再講。」花農不敢違拗，便自己打著，數著，分兩面打齊了。寶珠道：「我問你，昨晚子在我屋子裡乾些什麼？」花農詫異道：「呀！小的沒有到爺屋子裡去來。」寶珠冷笑道：「你還賴麼？你可知道春柳兒尋了死呢。」花農聽了這話，便把臉急白了。心裡一痛，眼淚兒不知不覺的吊將下來，便一字兒也說不出了。寶珠見他這樣，便也心軟了，歎口氣道：「這會子太太要拿你呢，你怎麼處？」花農滿心一想，這事料想春柳兒已經招承了，如今他為我死了，我也只有一個死。橫豎回來被太太拿了去，總是一個打死的分兒，不如告訴了爺，便投了池水，做個有名有實的鬼，倒也爽快。想定了主意，便道：「爺既知道了，也不必問了。春柳姐既然死了，小的也不願活著，只求爺這會子便把小的打死，省得自盡。」寶珠聽了這話，倒被他嘔笑了，忙又忍住道：「倒講的容易呢。」花農見寶珠露了個笑影，便放下了心。知道春柳兒沒死，便連連的磕頭道：「總求爺作個主兒。」寶珠剛要說，瞥眼見春柳兒遠遠的來了，便截住道：「住了。你給我在這裡跪著，我去去來。」花農連連的磕了幾個響頭。寶珠不理，便走將出來，向石橋上迎向春柳兒面前去。春柳兒見了道：「爺怎麼大清早起，便跑到這裡來？可不要冒了風呢。」又道：「爺喊我來什麼？」寶珠笑道：「我給你瞧件兒好東西。」說著便攏了春柳兒的手，走進洗翠亭來。春柳兒眼快，見花農跪著，便吃了一驚。寶珠指著花農問春柳兒道：「這是誰？」春柳兒知道事破了，便紅了臉，一聲兒不言語。寶珠卻把花農扯將起來，把手交與春柳兒道：「你們兩口子自己商量著，這事該怎麼處？」兩人多紅了臉，低下頭去。寶珠笑道：「還害什麼羞呢？你們自己講來，打算怎麼樣個了局？終不然一輩子到我房裡玩去不成。」花農便跪下道：「總求爺開恩，作個主兒。」春柳兒也跟著跪下了。寶珠笑道：「起來罷。我便給你們當個和合馬兒罷了！花農，你回去對你爹講明白了，我就把春柳兒賞給你罷。只是春柳兒年紀小著，我不能對太太講，說把他配人。回來府裡的人，又千百口子的議論我，不成個主子了。」說著便向春柳兒道：「我只有派你個不善伺候，和我拌嘴的錯兒，攆你出去的呢。」春柳兒含著一包眼淚謝了寶珠。寶珠又道：「回來裊煙他們說你幾句，只有嚥下去的，本來是你錯了，可不要又拌嘴。鬧出去，連我也丟了臉。」春柳兒應著，便磕個頭站起來。花農卻還跪著。寶珠道：「還為些什麼不起來？」花農磕頭道：「小的實在沒有錢娶親。」寶珠笑道：「我給你們斷攏了，倒還問我要錢，只怕真個打到官司，你還要花錢呢，哪裡有倒貼錢的道理。也罷，你去帳房裡向葛師爺領一百兩銀子去，出我的帳便了。」花農便磕了個響頭，才站起來。寶珠便歸自己去了。

這裡春柳兒也便要走，花農扯住笑道：「好妹妹，慢點兒去，這會子你是你的人了。你講幾句真心話兒，我聽你還是愛跟著我，還是愛伴著爺。你若愛伴著爺，我便忍耐幾年，你只伴爺去，橫豎爺總肯給我的。」春柳兒笑罵道：「猴兒，跪這半天不哭去，還開心呢。幸而是這位爺，他知道自己也和你差不多，所以才這樣周全的。」花農伸伸舌，道：「頭裡的勢子凶呢，後來爺見了你，不知道怎麼便一點兒氣也沒得了，可見妹妹真是好人，真是消災障菩薩。但是我總有點疑心，爺為什麼待你這樣好，其中必有點緣故。如今你是你的人了，我今兒這一夜，卻有些放心不過，不要回來給我戴綠頂帽子捐戴上了，可不是話柄麼？」春柳兒笑道：「那你有了這些銀子，拿去捐一個官兒，便沒人敢笑話你了。可知道現在做官的，大半是當奴才做烏龜的呢！」花農聽了這話，便捧過他臉兒來道：「我吃了你這尖酸嘴兒。」春柳兒笑著，向他臉上輕輕的打了一下，道：「你慢點兒開心，我不知道回來怎樣呢。你好出去了，我走惜紅軒進去罷。」說著，便分開手。花農先出園子去了。

春柳兒一路走著，一路想著：「這會子叫我怎樣回去見裊煙。倘或他們說起來，我把這臉兒放到哪裡去呢？」又轉念道：「罷、罷。也講不得了，且挨過這天再講……」想著，已走到山上，便打從惜紅軒後面走廊下，轉到寶珠住屋樓上。定一定氣色，向壁鏡上照了照，便走下樓去。見裊煙正看晴煙給寶珠挑三針頭茉莉花的帕兒，見自己進來，也沒什麼說。春柳兒終覺不好意思，便往自己房裡坐去。

才坐定，忽外面婆子們喚道：「春柳兒呢？」春柳兒應了一聲，便走出來。看是張壽家的，便道：「什麼事？」張壽家的道：「太太叫我喚你呢。」春柳兒便跟著張壽家的到南正院來。一路暗暗地捻一把汗，走到南正院，張壽家的帶著進去。見柳夫人放下臉著，寶珠也在旁邊。春柳兒便給柳夫人請安。柳夫人道：「你成日家乾些什麼事？裊煙病著，你便躲懶去了。昨兒連燈也不上了，爺講你，你還強嘴麼？」春柳兒連忙跪下道：「丫頭哪裡敢和爺強嘴呢。爺既這麼講，丫頭也不敢辯，求太太責罰便了。」柳夫人道：「我府裡的丫頭，一個個的多要我責罰起來，我還有空兒麼？我早知道你不是個東西，便裊煙和晴煙，我也多有耳風兒刮到。今兒也沒別的說，只教你家裡人，領了轉去便了。」說著便向張壽家的道：「他媽是誰？」張壽家的回道：「他媽是珍大奶奶的陪房，沈元家的。」柳夫人道：「那便叫他領去，不准再頂名進來。」張壽家的聽說，便替沈元家的代求一回，婉婉轉轉說了一番。柳夫人到有些轉意了，寶珠卻一口要攆他出去。春柳兒自己也假求了一番，寶珠只是不肯。張壽家的無奈，只得交與沈元家的領了出去。寶珠見春柳兒去了，心裡未免不捨，悄悄的與沈元家的說明了，又賞了些物件。沈元家的感謝萬分，便仰體寶珠的意思，把春柳兒給了花農。自此花農伺候寶珠，便披肝瀝血的了。這且不表。

且說葉軟玉和蕊珠在秦府住了幾天，便回去了。這裡寶珠因熱鬧了幾天，忽然冷靜，便沒得趣味。上了幾天學，聊以塞責，不覺已過了三月。這日正是四月初二，寶珠在館裡做完文字，進來已是飯後。到小桃花館一看，卻沒有婉香，便找春妍，也不在屋裡。問了海棠，才知道往園裡惜紅軒去了，便回到自己屋裡。因天色暖，換了件單衫兒，便打從樓上往惜紅軒後面走廊上走來。

剛轉到前面，見婉香靠在欄杆上，穿著湖色繡花的小襖兒，手裡拿著一塊帕子揩手，看春妍和笑春在欄杆外面種牡丹花兒。寶珠近前一看，見那牡丹卻是白的，開的朵頭多有盆子樣大，便笑道：「這樣的好花，姐姐從哪裡移來的？」婉香笑道：「移來的？你瞧瞧，你家有這樣好種子嗎？這種子叫素團（是出在蘇州的。」寶珠道：「可是姐姐家裡送來的麼？」婉香道：「我家裡的牡丹卻不少，便這個種子，沒開得這麼大。這是我換譜的妹妹，顧眉仙送來的。」寶珠聽了詫異道：「你幾時有個換譜的妹妹，怎麼我不知道？」婉香笑道：「那你不知道的事多的很呢，哪裡該派要件件都告訴你過的。」寶珠笑著，看花兒道：「這朵花兒更好。你瞧，可不像粉團花麼？我真真愛死了！」又道：「姐姐，我不信。怎麼他有這樣的花兒，不自己留著賞玩，倒送與你呢？」婉香笑道：「人多和你一般的見識，還好嗎？他和我從小兒要好的很，莫說這幾朵花兒，他便把自己這個人送給我，多還肯呢。」寶珠笑道：「那麼還是我和姊姊好呢？他和姊姊好？」婉香搖首兒道：「我不知道。」寶珠笑笑，便蹲在地下幫春妍種去。忽向婉香道：「姊姊，你把這一本兒給我罷。」婉香道：「你拿去，不是糟蹋了？橫豎擺在這裡，你也瞧得見的。」寶珠道：「不是我要，我想送一本兒給軟姊姊去。」婉香道：「這可不能依著你呢。要便邀他們來看看，倒可依得。若送了去，他家那個骯髒地方，也不配供這清清白白的花兒。況且他們在家裡，哪一件兒由他自己做得主。你把這花兒送了去，料想他自己也沒得到手。依我說，不如去請他們來賞玩幾天，你想好麼？」

寶珠聽了，也覺不錯，便去洗了手，來叫婉香寫信去請。婉香見怪道：「怎麼叫我寫信？我的字敢是由他家的什麼人拿去傳觀麼？」寶珠笑道：「這又是多慮。他家的那三個磊塊，連一個『爺』字也識不得，還敢看信麼？便他老爺，也不過識得了個銅錢的『錢』字罷了。」婉香聽了這話，不禁嗤的樂了道：「我也不懂，他家裡便惡陋得這個樣兒，又偏偏把兩個好好的姊兒生在他家裡，可不埋沒了。我往常聽他講，他在家裡，還比我苦惱呢。雖有個老太太喜歡，當不得他家裡人多，又加是姨太太養的，身份兒

便低了。他兩個哥子是不必講了，向來說不把他姊妹放在眼角上的。便那些姨娘，也多瞧不起他兩個。丫頭、婆子們自然奉承有勢頭的，你想他們可不苦惱？在家裡上上下下幾百個人都欺負他，你想這樣的日子，怎麼過得去！所以他到了這裡來，便不想回去。要想不回去，又怕他太太發話，我實在替他苦惱，只是也想不出個主意來。」寶珠歎口氣道：「他們家裡也真真攪得不成個樣兒，前兒我住了幾天，真把我看的醜死了。那『家教天倫』四個字也說不得了。」婉香點點頭道：「我望光景，照這樣窮奢絕欲的下去，也沒得好收場呢。只軟姐姐和蕊妹妹我到替他往後想想，實在可慮呢。」說著便呆呆的坐下。

寶珠笑道：「你又要替杞人憂天呢。人家的事，管我們什麼？且開我們的心再說。軟姊姊和蕊妹妹的事，包在我身上，替他們找個好好的結局便了。今兒且去請他來，咱們賞賞牡丹，談談心，好給他們樂一樂，勝似在家裡苦惱。」

說著，便到房裡拿了箋子寫去。婉香也就跟著進來，看他寫好，因道：「明兒是立夏，怕他們不來，你索性約他後日來罷。」寶珠想想不錯，便依著婉香寫了，親自送給柳夫人看過，便立刻差人送去。不知後日軟玉來與不來，且看下文。正是：

好將花朵比顏色，預釀葡萄款美人。